

通鑑紀事本末

十八







襲孤所孤馬鞍今劄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  
與天下通耳非但浹汝勿恐怖即叩頭謝罪即破  
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挺  
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  
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  
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  
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  
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  
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  
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  
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

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  
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  
導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  
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  
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  
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  
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  
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  
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  
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



行議者猶紛紛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  
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  
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  
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  
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僅芝自擅廬  
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  
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  
兼井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勲以袁術部曲衆多  
不能贍遣從弟借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  
借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彊僞卑辭以事勲曰

四百一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六十一

王莽

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  
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勲  
勲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  
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  
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  
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勲了  
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勲在海  
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鎮  
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勲妻  
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



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

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



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 策  
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  
陵太守會僂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  
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素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  
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  
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  
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  
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  
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

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圍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  
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  
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  
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  
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  
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  
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  
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  
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  
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



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  
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三  
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  
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  
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  
諫曰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  
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  
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  
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  
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  
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  
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  
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  
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  
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  
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  
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  
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苟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



天下之釁且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  
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  
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  
踈權益貴重之賞賜儲侍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  
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  
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  
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  
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  
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  
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  
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為議郎參司空軍

四百七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六十五

張本

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

狀白曹操操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

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

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

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

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嚴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

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

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

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

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



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  
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  
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  
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  
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  
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  
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  
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  
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  
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

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  
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  
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  
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  
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 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  
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  
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執終必無成恐一朝衆  
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  
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



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  
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  
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  
邾長寧遂亡犇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  
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  
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  
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  
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  
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  
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灑伍至尊今往其破  
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樊關大勢彌廣即可

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兵下  
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  
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  
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  
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  
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楫間大紕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  
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  
前部各將敢死百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  
襲襲身以刀斷兩紕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  
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



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袒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為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 秋八月

劉表卒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

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勤之意且



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  
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  
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  
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  
而欲投吳巨是凡庸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  
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入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  
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兒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  
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稱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  
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  
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  
曰海內大亂將軍起於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父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  
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  
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  
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  
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  
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  
勃然曰吾不能舉人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  
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



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  
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  
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瀆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  
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  
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  
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  
荊吳之執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  
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  
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  
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  
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  
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  
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  
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  
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  
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  
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  
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



失平曹從事乘犢車從出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  
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  
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奉  
姊郎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  
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  
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  
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  
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  
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袁爲操後患  
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  
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疢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  
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  
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  
呂布劉表與孤耳今黜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  
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  
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  
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  
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  
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  
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



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  
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  
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  
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戰資糧種爲卿後援卿能辦  
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  
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  
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  
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去望見瑜船馳在白備備  
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事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  
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  
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  
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  
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  
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  
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  
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  
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  
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  
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  
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



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  
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  
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  
繼其後靛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  
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  
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  
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  
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  
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  
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  
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

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  
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  
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  
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  
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父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  
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度江屯北  
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父不下權率輕騎欲  
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  
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衆莫



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

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此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為行裝於道病



困與權咸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  
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  
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眙之  
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  
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  
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目迎  
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為長子登娶其女  
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曾為興業都尉妻以  
宗女 權以魯肅為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  
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  
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  
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為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  
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  
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 秋九月  
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葛  
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  
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  
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

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  
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眾七萬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二二五



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

四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七十六

孫權

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請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



未合逆擊之折其盛藝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  
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  
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  
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犒饗  
明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  
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  
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  
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  
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  
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  
日中兵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可拔徽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  
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  
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  
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  
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  
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起  
獲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  
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  
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  
爲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



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

中郎彭城毅峻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峻喜峻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切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峻能以實讓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七十八

新本

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



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聞雖一有感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涉湖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乎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而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不降罵羽羽殺之冬十月丞

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

一百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七十九

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為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八月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



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  
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  
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  
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入耳  
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廿八兵蜀各保一州阻山依  
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  
也宜大興師徑渡江龍令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  
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  
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  
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  
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  
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  
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  
懇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  
憔悴見帝泣涕頓首帝愬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  
事并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  
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愬恚發  
病死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九

八

詔元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  
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  
斯為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  
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



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靈四  
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  
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  
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  
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  
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  
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  
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  
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  
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  
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欲殘

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  
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  
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  
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無藩以  
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  
之 吳人城武昌 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  
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  
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  
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  
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灋無不行而君  
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



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怒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足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

微與下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於吳吳使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為命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為萬戶侯吳



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聞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三年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衣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衣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

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栢階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冬十月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



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登求昏宗  
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  
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  
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為荊州十一月辛  
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  
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  
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  
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  
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  
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  
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  
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  
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  
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  
追之不利將軍尹廬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  
江陵甲洲以為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  
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  
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  
相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相手下



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相  
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  
曹仁用兵行師孰與相邪兵<sub>漢法</sub>所以稱客倍而主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  
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  
步涉人馬罷困相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  
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  
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相乃偃旗鼓外示  
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  
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相部曲妻  
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

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  
留橐臯為泰等後援相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  
泰泰燒營退相遂斬常彫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  
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  
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  
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  
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  
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  
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  
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  
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



隙攻破魏兩屯魏丘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秦  
領兵備城北門見外丘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  
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陜夏侯尚  
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  
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  
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  
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  
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陋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  
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  
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

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  
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定柰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  
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  
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  
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  
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  
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  
伐不從命以一天下且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  
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  
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最爾  
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



識虛實陸遜見兵執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  
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  
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執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  
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  
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  
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  
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  
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  
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

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  
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  
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  
至于江乘聯縣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  
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  
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  
至覆没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  
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  
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起  
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  
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



降賊辭孫權已在濡湏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繫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漻勛信之子也

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

三百二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八十八

徐統

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

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

丁巳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王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



張昭舉笏欲褻贊功德去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邾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

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



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  
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家  
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  
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  
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  
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  
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  
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  
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  
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

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踰吏士相食  
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  
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執  
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

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  
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  
北連泰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  
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  
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  
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  
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耳乃令軍



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枝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若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



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行大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遷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

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



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  
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  
為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  
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  
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  
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  
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  
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  
操遣將蔡楊擊之為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犇劉表龔都  
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  
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  
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  
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  
謂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  
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  
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



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侯  
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  
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  
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  
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  
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  
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  
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  
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  
允並得幸於表目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  
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  
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



而人者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  
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  
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  
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  
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  
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  
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  
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  
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章陵太守蒯越  
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彊  
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

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  
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  
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  
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  
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  
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  
退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  
統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  
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  
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  
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遺忠



得濟河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

月劉備因魯肅以歸孫權

事見孫氏據江東

十二月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九十一

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



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  
荆州臨亡託我孤清誓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  
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  
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  
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  
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  
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  
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  
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執偏事危而言不失  
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  
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  
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  
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  
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  
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  
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  
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  
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  
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  
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執鐃之曰子  
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  
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  
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  
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漢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  
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  
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  
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  
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  
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  
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  
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  
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  
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  
道也璋然之遣灑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  
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  
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  
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  
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灑正至荊州陰獻策



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  
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  
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  
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  
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  
穴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  
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  
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  
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  
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

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  
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  
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  
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  
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  
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  
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  
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  
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  
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  
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



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日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以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教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請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成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



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瀆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

保縣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



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灋正戕與劉璋  
為陳形勢疆弱且曰江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  
依實無薄意愚以為一邑圍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  
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謂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  
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訂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  
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廷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  
從武都逃入氐中蜜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  
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  
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  
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  
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

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  
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  
涕備遷琦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  
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  
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  
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為掌軍中郎將  
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  
校尉灋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  
忠為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  
為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為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  
為偏將軍汝南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為司馬



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爲  
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彭萊爲益州  
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  
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  
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  
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二郡  
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  
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  
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旣  
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  
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

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  
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  
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  
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  
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  
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  
都將濱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  
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  
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  
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  
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



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  
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  
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  
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  
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  
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  
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  
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  
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  
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

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  
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  
峻爲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殮之  
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  
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  
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  
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  
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  
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  
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  
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



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  
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  
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灑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  
舉威刑不肅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  
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  
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灑灑行則知恩限  
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  
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犇南山入巴中

事見曹氏

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

四百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一百五

三十一

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  
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執必瓦解聖人  
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  
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  
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  
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  
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  
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  
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  
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  
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為都護



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為  
騎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  
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  
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  
遂擊補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  
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  
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  
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灋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  
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執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  
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

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  
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費伺  
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  
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  
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  
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  
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  
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徐  
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  
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樊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



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 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灤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顥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

散卒號令諸軍曰非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云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無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



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宮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

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灋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捷為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



君侯不受拜如尋便還但以此爲惜此舉動恐有  
恨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  
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  
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  
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  
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  
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  
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郎中丞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  
改元章武

四百廿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一十九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  
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  
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  
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  
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  
德既衰疆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  
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  
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  
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  
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



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  
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  
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比曰私已  
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論前代  
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必有天  
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疆弱或  
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將八國  
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  
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其以居  
中夏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土  
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

最爾之國必有今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且以正  
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不可  
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  
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  
春秋立褒貶之灋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  
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  
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  
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  
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  
能相宣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  
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



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嘉慶癸亥歲閏月九日又松居士校於問字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